

# 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 ——陶淵明的贈答詩

鄭 雅 如\*

### 摘 要

以隱逸高士的身分留名於青史的陶淵明，於現存詩作一百二十五首中，針對特定對象寫作的贈答詩即有十七首之多，顯示歸隱田園的陶淵明非但不是屏交絕游，而是頻繁地藉由詩篇進行人我間的互動往還。陶淵明的贈答詩擺脫西晉以來頌美之風，脫去東晉玄言之習，不論在體例或內涵意境上皆有創新開拓之處，並打上了陶淵明獨特的生命印記。

形式方面，陶淵明於題眼開創「酬」、「和」之類，影響南朝以降贈答詩的發展。內涵意境上，陶淵明不惜篇墨，詳細描寫個人日常生活細節，記敘、自傳性質十分強烈，使得詩中吟詠的情志懷抱，與陶淵明一己的特殊經歷密不可分。其贈答詩可謂篇篇從自我出發，圍繞著與家人的日常生活、隱居固窮之志、內心的歡欣苦悶，反覆抒寫，幾無一篇是以酬贈的對方為主；即使於詩作中提到友朋，也多著墨於彼此共有的交往經驗，與一般贈答詩以對方為主的頌美應酬內容，大異其趣。表白自我、召喚知音，或許是陶淵明寫作贈答詩的主要動機。雖然陶淵明的贈答詩不以對方為主，詩中極少頌美之辭，但其中流露的情誼讀來卻是坦率真誠。即使對只有一面之緣的長沙公、交往不深的丁柴桑，甚至意趣不同的周續之，或感慨、或勉勵、或勸說，字裏行間盡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厚意。

**關鍵詞：**贈答詩、陶淵明、交游、六朝、隱士

---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一、前言

自顏延之（384-456）作〈陶徵士誄〉，稱揚陶淵明（365-427）歸隱守節的德操，其後《宋書》、《南史》、《晉書》皆將陶淵明列入〈隱逸列傳〉，「隱士」成為陶淵明在史傳中一貫的身分標記。<sup>1</sup>然而陶淵明的「隱」，並非遁跡山林、出世離群的「隱」，從其隱居生活的詩作中，不時可見居家生活、人我互動的痕跡。陶詩中不論是描述「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的天倫之樂；<sup>2</sup>或是「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的鄰里歡聚；<sup>3</sup>或是「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的知交傾談，<sup>4</sup>濃馥的人間情味，不時躍然於篇章。<sup>5</sup>

在陶淵明的隱居歲月中，實仍包含相當頻繁的人際往來，其在詩中一再描述、不斷表達珍惜懷念的，就是與良友同好交流共享的情誼，不論是游川登高、飲酒賦詩、抗言頡談、奇文共賞，這些奠基於生活互動、精神交流的情感經驗，為陶淵明的隱居生活帶來無比的歡欣與安慰。現存陶詩一百二十五首中，針對特定對象寫作的贈答詩即有十七首之多，<sup>6</sup>在現存的魏晉贈答

- 
- 1 以史書編纂成立的先後為序，陶淵明在《宋書》、《南史》、《晉書》中皆被載入〈隱逸列傳〉，其形象皆為性情任真、志節堅貞的隱士，與其他同入〈隱逸列傳〉者分享隱士的共性而缺少個性。見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93，頁2286-2290；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75，頁1856-1860；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94，頁2460-2463。討論見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2000): 193-228。
  - 2 〈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本文引用之陶詩正文，除特別註明者外，皆以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北京第4刷）為據。
  - 3 〈歸園田居五首〉之五。
  - 4 〈移居二首〉之二。
  - 5 關於陶詩中所描述的隱居生活，以及其中表現出的人間情味，請參考王國瓔，〈陶詩中的隱居之樂〉，《臺大中文學報》7(1995): 93-120。
  - 6 依照《陶淵明集》之編排順序，這十七首包括四言〈贈長少公并序〉、〈酬丁柴桑〉、〈答龐參軍并序〉；五言〈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答龐參軍并序〉、〈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劉柴桑〉、〈酬劉柴桑〉、〈和郭主簿二首〉、〈於王撫軍座送客詩〉、〈與殷晉安別并序〉、〈贈羊長史并序〉、〈歲暮和張常侍〉、〈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於王撫軍座送客詩〉亦可歸類為祖餞詩。事實上，贈答詩與遊覽詩、行旅詩、祖餞詩、雜詩等有類際犯涉

詩歌中，數量可謂名列前茅，僅次於西晉名士陸機、陸雲。<sup>7</sup>雖然詩文亡失散佚等因素必須予以考慮，但至少顯示歸隱田園的陶淵明非但不是屏交絕游，而且是頻繁地藉由詩篇進行人我間的互動往還。

贈答詩是文人之間社交往來、情意交流的重要憑藉，其正式成立起於建安時期文人集團的形成，自漢魏六朝以來，成為文人社交生活禮尚往來的重要一環。《文選》分類選錄的詩作中，「贈答」類共收七十二首，份量最多，可見六朝時期贈答詩寫作的興盛熱絡。

贈詩之風的源流可遠溯至《詩經》中「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的王朝政教儀式。<sup>8</sup>春秋時期「臨別贈言」的風氣，以及先秦貴族在社交場合「賦詩言志」的即席往來溝通，也對後世贈答詩的醞釀、展開有所啓發。現存最早的贈答詩篇出現於東漢時期，如客與桓麟之即席贈答、<sup>9</sup>蔡邕〈答對元式詩〉、〈答卜元嗣詩〉，<sup>10</sup>以及秦嘉、徐淑夫婦間的往返贈答，<sup>11</sup>數量雖少，從中卻可見贈答詩的開展之跡：贈答詩篇的創作由稱引《詩經》到自作詩，並以一贈一答迴還往復為模式；其功能由盟會外交、傳達政教，到個人間的社交酬酢；秦嘉、徐淑的贈答更跳脫社交實用性質，達到抒發一己之性靈情志的作用。但贈答詩真正成立，並且成為文人之間溝通情志之重要媒介，還是要等到魏晉時期文人群體意識興起之時，由建安詩人首

---

的情形，本文採取寬泛的界定，凡是針對特定對象致贈酬答之詩作，皆列入本文討論範疇。關於贈答詩與其他詩類的類際犯涉，參考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166-178。另外，陶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之「形影神」組詩，因其並非針對特定對象贈答，不具備人際交流往還作用，故本文並未列入於十七首贈答詩中討論。

7 參考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附錄：魏晉詩人贈答詩寫作情況一覽表〉。梅氏所列表以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為依據，據筆者計算，梅氏所列陸機、陸雲的贈答詩各有二十三首（包括為人代言者），而陶淵明的贈答詩有十三首，未列入〈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於王撫軍座送客詩〉，但即使如此，陶淵明的贈答詩創作數量在附表中仍高居第三。見梅書，頁295-308。

8 程俊英、蔣見元注，《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大雅·崧高〉，頁889。

9 遼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北京第4刷），〈漢詩〉卷6，頁183-184。

10 遼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7，頁193。

11 遼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6，頁186-188。

開其風，太康詩人繼而大量創作，方形成一種重要的詩歌類型。<sup>12</sup>

建安時期為贈答詩成立開展的時期，文學集團的形成為士友以詩篇酬酢交往提供了條件。建安贈答詩同時兼具四言正體和五言流調兩種體例，內容方面亦結合社交功用與個人情懷的抒發。作詩情境以贈別居首，內涵由抒寫離情、規諫友人、<sup>13</sup>讚賞人品、<sup>14</sup>安慰勉勵、<sup>15</sup>傾訴相思、<sup>16</sup>到無物不可寫、無情不可抒，<sup>17</sup>奠定了贈答詩的豐富內涵，於往後的贈答詩創作具有高度的示範性意義。<sup>18</sup>

西晉時期，贈答詩更被大量創作，但內涵反而不若建安時期豐富多變。體例上偏愛較為正式的四言雅體，詩中襲用《詩》、《書》、《易》成辭的例子俯拾皆是，往往篇幅鴻大，但內容卻單調少變化，多集中於對對方家世人品、文采事功的揄揚稱頌之上，個人之間的情誼反而居於次要地位，顯得客套矯情，往來示好的功能遠重於彼此情志交流的作用。<sup>19</sup>甚至有以求人舉薦為目的的贈詩。<sup>20</sup>同時，由於玄學清談的盛行，部分贈答詩篇亦已滲入玄味，由抒情走向說理。

東晉的贈答詩，初期承襲西晉頌美之風與玄遠之意，中期玄言詩風更盛，影響所及，開始出現全篇皆以談玄說理為主的玄言贈答詩。以體道之

12 詳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頁151-294。

13 如王粲〈贈蔡子篤〉、〈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等，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2，頁357-359。

14 如劉楨〈贈從弟三首〉，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3，頁371。

15 如曹植〈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等，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7，頁450-452。

16 如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贈徐幹〉，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3，頁369-371。

17 如曹植〈贈白馬王彪〉，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7，頁452-454。

18 參考梅家玲，〈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中的意義〉，《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頁198-230。

19 參考梅家玲，〈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頁273-285。

20 如郭泰機〈答傅咸〉、司馬彪〈贈山濤〉，見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3，頁609-610；卷7，頁728。

言、言意之辨、玄學的人生觀等玄談主題為詩，說理重於抒情，淡而寡味；頌美餘習猶存，但所美者在於其人之玄遠精神。<sup>21</sup>而處於晉宋之際的陶淵明，其贈答詩的內涵一方面回歸抒情傳統，一方面開拓日常生活的細節敘，展現出於當代甚至魏晉以來迥然不同的風格，值得深入分析。

贈答詩的發展在漢魏六朝詩歌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現今研究六朝詩文的學者較少注意到贈答詩的相關問題，<sup>22</sup>而歷來研究陶詩者也未對陶淵明的贈答詩給予足夠的重視。<sup>23</sup>本文分別從詩題、形式與內涵意境，全面分析陶淵明的贈答詩，說明「贈答」詩類的創作至陶淵明有何傳承與開拓，同時藉由贈答詩做為人際交流工具的特質，分析陶淵明欲呈現在他人面前的自我。

## 二、形式的開拓

### (一) 體例篇幅

陶集中的十七首贈答詩，由體例來分，四言佔三首、五言十四首，五言詩的創作佔了絕大部分，這與兩晉文人贈答喜用莊嚴隆重之四言正體的風氣迥然不同，下啓南朝偏愛五言流調之風。據江雅玲統計，西晉贈答詩五言有六十三首，四言有七十四首，七言一首（均包含殘句），四言多於五言。江雅玲對東晉贈答詩的體例統計較寬鬆，包含了道教之降神示詩。若僅計算士人間之贈答並扣除陶詩，則五言與四言各有十八首，其中獨步東晉詩壇之孫綽，留下四首贈答詩全是四言正體創作，或可見至少到東晉中期贈答仍以四

21 參考梅家玲，〈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頁 291-292；張蓓蓓，〈東晉詩家孫許殷謝通考〉，《文史哲學報》46(1997): 297-324；陳順智，〈東晉玄言詩派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頁 67-84。

22 關於學界在漢魏六朝贈答詩方面的研究概況，請參考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頁 270。

23 齊益壽，〈試論「尋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游詩探析〉（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 325-348），只討論了陶淵明三首交游詩，且主題不在詩篇本身。就筆者所見，有兩篇發表於期刊的日文論文是以陶淵明之贈答詩為主題。分別是：上田武，〈陶淵明の若き友人たち——その贈答詩の世界〉，《日本中國學會報》46(1994): 47-61；武井滿幹，〈陶淵明の帰隱後の交友——その創作活動との關係〉，《中國中世文學研究》31(1997): 9-20。可惜分析不夠深入。

言爲主。南朝贈答詩以五言創作者，數量明顯壓倒四言，<sup>24</sup> 晉宋之際的陶淵明可謂處於詩歌體例風變之浪頭。而即使是以四言體例創作贈答詩，陶詩篇幅短則二章、十四句（〈酬丁柴桑〉），長則六章、四十八句（〈答龐參軍〉），似乎已擺脫兩晉四言贈答詩冗長繁瑣的習氣。<sup>25</sup>

## （二）詩題

陶淵明的贈答詩，於詩題中多明示往還對象之姓氏與官銜、爵稱。如〈贈長沙公〉、〈贈羊長史〉、〈答龐參軍〉等十五首，僅〈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以及〈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二首直書贈答對象之姓名，或因爲此四人並無官銜，故直書以名。從詩題來看，陶淵明寫詩贈答的對象包括江州地域的官員、知名隱士、家族親戚，其中尤以官員佔絕大多數。可見陶淵明隱居後的交游圈仍不脫官場中人。又在當時，隱逸之風頗盛，陶被標舉出來視爲尋陽的代表性隱者之一，可見其雖不仕，在江州地域社會恐怕具有相當名聲，乃是地方聞人。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以來贈答詩的詩題往往直書詩作往還對象之姓名，僅只冠以官銜或姓氏者實爲少數。劉宋以降贈答詩詩題如陶淵明般標以姓氏官銜者漸增，如謝靈運（385-433）〈答謝諮議詩〉、〈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sup>26</sup> 湯惠休（劉宋詩人，生卒年不詳）〈贈鮑侍郎詩〉；<sup>27</sup> 鮑照（414?-466）〈贈傅都曹別詩〉、〈與荀中書別詩〉等，<sup>28</sup> 下至齊梁數量更多，直書姓名反而成爲少數。陶淵明在當時並非沒沒無名之輩，鮑照更曾模仿陶淵明創

24 統計見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頁 89。

25 篇幅冗長並非只有贈答詩章如此，而是西晉四言詩的普遍風貌；迨至東晉受到玄學清談「簡約」之風尚影響，出現不少短小精緻的四言詩，參考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23-124、157-158。但筆者寓目所及，東晉四言體的贈答詩仍多長篇，如謝安〈與王胡之詩〉6 章、64 句，王胡之〈贈庾翼詩〉8 章、76 句，孫綽〈答許珣詩〉9 章、94 句，〈與庾冰詩〉更長達 13 章、104 句，相較之下，陶淵明的四言贈答詩可謂「省淨」。見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885-899。另參考王國瓔，〈陶淵明四言詩之承傳與開拓〉，《國學研究》6（1999）：211-212。

26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卷 2，頁 1126-1127；卷 3，頁 1174。

27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卷 6，頁 1245。

28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卷 8，頁 1288-1290。

作，因此這個詩題上的變化是否受到陶詩的影響，或可成爲假設，等待更多其他證據來說明。但從此微小處所引申出的問題，實牽涉到陶詩在東晉南朝詩歌發展變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贈答詩作爲詩類分際的題眼，以「贈」、「答」二字佔絕大多數，其他的字眼雖然數量極少，但梁以後贈答詩類在文學總集中除名隱退，原來的少數題眼發展成新的詩類，正與詩類間之交涉、演變息息相關。<sup>29</sup>陶淵明的贈答詩，題眼豐富多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亦有值得留意之處。表列如下：

題 眼	詩 題	數 量	題眼說明
贈	〈贈長沙公〉、〈贈羊長史〉	2	爲贈答詩之正題
答	〈答龐參軍〉四言、五言	2	
示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 在城北講禮校書〉、〈怨詩楚調示龐 主簿鄧治中〉	2	始見於東漢
與	〈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1	始見於東漢
送 / 別	〈於王撫軍座送客〉、〈與殷晉安別〉	2	與祖餞詩交涉
酬	〈酬丁柴桑〉、〈酬劉柴桑〉	2	陶詩之前未見有酬、 和二題眼
和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6	

由表列可見，陶詩之題眼不僅繼承漢魏晉，還出現前所未見的「酬」、「和」題眼，數量幾佔贈答之一半，尤其「和」字頻頻出現絕非偶然使用。江雅玲認爲從《文選》的七首贈答對詩來看，對詩之題眼有固定的配對模式，「贈配答」、「獻配酬」、「見配和」。值得注意的是，後二種模式出現於時代相近、年紀略小於陶淵明的謝靈運與顏延之的詩作中：謝靈運（407-433）作〈西陵遇風獻康樂〉，謝靈運答以〈酬從弟惠連〉；謝靈運作〈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顏延之答以〈和謝監靈運〉。<sup>30</sup>考慮陶、謝、顏年齡之長幼，生

29 參考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頁31-35。

30 同上註，頁174。

處時代之相近，以及陶、顏之往來交好，晉宋之間以「酬」、「和」為題之答詩的出現，不應忽略陶淵明的贈答詩於題眼的開拓。

必須辨明的是，《文選》有謝朓（464-499）、沈約（441-513）的五首「和字詩」，入於「雜詩」類。<sup>31</sup>陶淵明之和詩究屬贈答之和或雜詩之和？江雅玲指出雜詩之和為單方面抒發仰慕之情或同題繼作，認為顏延之〈和謝監靈運〉是漢隋之間贈答詩類唯一一首「和字詩」，暗示陶淵明之和詩並非贈答詩你來我往的答詩之屬。<sup>32</sup>江氏之言將陶淵明以及南朝之和詩盡排除在贈答詩類之外，筆者以為失之武斷。第一，今不見贈詩，可能是亡失散佚，不能遽下判斷，謂沒有贈詩故而不屬答詩。第二，雖然郭主簿、劉柴桑等人原作之詩篇已不存，但陶淵明之和詩多從自己下筆，看不出對他人的仰慕之情或純為同題繼作的痕跡（詳後文）。第三，詩類的劃分是後人的標準，創作者自由揮灑未必嚴分義界，使得詩類多有交際犯涉的情形，詩類劃分且隨著時代、創作風尚的推移而改變。繼《文選》之後的大型文學總集《文苑英華》收錄梁到唐五代之文學作品，其詩體分類中，贈與答，分道揚鏢為「寄贈」與「酬和」。「酬和」詩類的內容實結合了答詩之和與雜詩之和，這個變化的發端或可上推到晉宋之際，陶淵明所留下的八首酬和答詩實意義不凡。

從形式體例、詩題變化觀之，陶淵明的贈答詩反映了個人簡淨的創作風格，以及東晉南朝之際，贈答詩在創作體例上的變化。雖然因材料的不足，未可遽斷全為陶淵明之創新，但陶詩於晉宋詩歌變化中可能承載的承先啓後的地位，應置於中古詩歌史的發展脈絡中重新謹慎評估。陶淵明的贈答詩除了形式上的開拓，其詩作所以煥發個人特色，展現對於贈答詩類的承傳與開拓，主要還是在於其內涵意境的表現。

### 三、內涵與意境

如前所言，建安以來贈答詩的內容已發展到無物不可寫，但由於贈答行為多發生於士友之間，因此歌頌彼此友誼、表達思念之情、或是友朋之間的

31 分別是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和徐都曹詩〉、〈和王主簿怨情〉；沈約，〈和謝宣城詩〉。

32 參考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頁 174。

讚美、勸勉，成爲贈答詩最主要的內涵。至兩晉，寫友誼以恭維對方爲主，東晉時期贈答詩的發展更偏離抒情傳統，士友間以詩篇進行玄言談理，淡而無味。

在此風潮下，陶淵明的贈答詩顯得與眾不同，內容極爲豐富多樣，抒情、詠懷、敘事、寫景、說理等交錯並陳於篇章。其贈答詩中雖不乏友誼的描寫，但記述自己隱居後的日常生活，抒發自己固窮守節的心志，卻是其贈答詩一再出現、反覆圍繞的主題。雖針對特定對象賦詩酬和，卻往往全無酬和或關涉對方之語，詩作的主題多以自己爲中心，時時述說的是陶淵明自己的生活 and 心情，彷彿寫詩致贈酬答，只是爲了表白自己、尋求知音。這些詩作的內容與筆法，於承續傳統處有創新，開拓了贈答詩的內涵與意境，並充分表現陶淵明獨特的個人風格。

以下基於分析之便，先討論與兩漢至東晉傳統贈答詩相類的作品，略分爲（一）臨別贈答、（二）頌美應酬、（三）傷逝順化，比較陶的贈答詩在此類目下的因革；其次就陶詩中煥發的個人特色，依作詩情境以及詩中抒發的情懷與旨趣，略分爲（四）隱居的欣慰與苦悶、（五）固窮守節、（六）總述平生，一一討論。必須說明的是，一首詩的內涵往往包括多個層次與面向，分類只是試圖把握陶淵明贈答詩所欲傳達的主題特徵，並作爲串連詩篇討論的線索，並非斷定此詩篇只傳達了某類意涵。

### （一）臨別贈答

這是漢魏贈答詩成立以來經常出現的主題，向來佔贈答詩之大宗，其內容多寫相聚時的行遊之樂、分別後的顧念之思，以及臨別慰勉之語。陶淵明此類作品有六首之多，對象包括知交、故舊與僅有一面之緣的同宗、過客，交情有親疏厚薄之別，所傳達的情感深淺和內涵意境自是不同。以下分別論之。

與典型贈別之作較接近的有〈答龐參軍〉四言、五言及〈與殷晉安別〉，內容如下：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欸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罇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夕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答龐參軍并序〉五言）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觀懷人。歡心孔洽，棟宇惟鄰。／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答龐參軍并序〉四言）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使，念來存故人。（〈與殷晉安別并序〉）

龐參軍，其人事跡不詳；殷晉安爲何人，學者亦有不同說法。<sup>33</sup>從詩篇看來，兩人都曾和陶淵明作過短暫的鄰居，結交雖不算久，但或是「傾蓋定前言」、或是「一遇盡殷勤」，皆和陶淵明一見如故相當投契。這三首詩承襲魏晉贈別之風，大致依循結交之情狀、眼前之分離、別後珍重或勸勉之語的結構進行，但內涵卻有所開拓。

首先關於結交之情狀，陶淵明於詩中強調交往的共同經驗與情誼，描寫與良友飲酒、傾談、作詩、出遊等活動，皆是平常來往時的具體細節。這樣的筆法，與陶詩其他篇章將日常生活詩化的風格相呼應；其中流露的情感也令讀者想起陶在〈移居〉二首、〈遊斜川〉、〈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等詩所述與鄰友好共遊同樂的歡欣，以及〈停雲〉中流露的思友之情，在在反映出陶淵明對於與良友同好交往情誼的眷戀與珍惜。詩中流露對於友情的珍

33 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56-158；龔斌，《陶淵明傳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80-81。

視，與兩晉贈答詩著重於稱頌、輕忽於表現情誼，迥然不同；而寫友情從彼此日常交往細節下筆，在陶詩之前亦實未嘗見。

其次，關於眼前的分離，陶詩中再三強調肇因於彼此一仕一隱出處不同。陶為隱居田園、「無復東西緣」的「幽居士」，而龐參軍與殷晉安則是立足於官場、身負朝廷職務的官員，彼此人生道路選擇不同，「語默殊勢」，因此分離本是彼此意料中遲早之事。

從詩題中已可見陶淵明在隱居之後，交游往來、相互酬唱的對象，大多仍是出仕為官的士人，事實上也唯有士人才能和陶淵明「乃陳好言，乃著新詩」、「諧談無俗調」、「信宿酬清話」、「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二首之一）。陶淵明與友人的交游是將飲酒、登高等活動與詩文創作結合，往來充滿雅趣，彼此的情誼建立在以精神情志相激盪的智性與感性的交流中。雖然陶淵明相當珍惜與同好交流往來的經驗，但出仕為官的友人隨著職務需要來來去去，恐怕也是陶淵明經常必須面對的情形。陶淵明於贈別之作中特別強調因仕隱抉擇不同而中斷彼此的交往，則對於陶來說，隱居所付出的代價實不止於物質生活的匱乏，更造成精神生活的孤獨寂寞。而陶淵明刻意強調自己「幽居士」的身分，也在贈別詩篇中打上了個人獨特的生命印記。

在諸篇贈別之作中，〈贈羊長史并序〉一篇內涵意境最為特殊，內容如下：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贖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學者一般認為羊長史即《晉書》〈隱逸·陶潛傳〉之羊松齡，和龐遵同為淵明友人。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九月劉裕攻破長安，詩序言羊長史銜使秦川，應是奉其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檀韶之命，前往稱賀劉裕之功。<sup>34</sup>

羊長史將西行，陶作詩贈之，題為贈別，然而全詩無一語敘及彼此的交往與臨別離情，整首詩全從陶淵明自己的感懷下筆。首聯直抒自己懷念黃

34 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63-164。

帝、虞舜之時代；二、三、四聯敘述自己僅能從書中得知千載以上之事，因天下分裂，過去中州聖賢之跡不可得見；五、六聯述如今九土既已統一，羊長史將前往關中，但是自己有病在身，無法同行；七、八、九聯，藉由囑託之語，點出自己所傾慕的古聖賢乃是秦漢易代之際的商山四皓，感嘆如今再無隱者，四皓的精魂安在？末三聯抒發自己固守貧賤、隱居不仕的心志，然而如四皓般的哲人已遠，世運疏絕，自己只能獨守心志於累代之下，此中深意非可盡言於詩也，期盼羊長史能瞭解。

從詩句觀之，陶淵明對於劉裕統一國家之舉，心情不可謂不激動，但卻似乎沒有肯定讚賞之意。或許因劉裕篡晉的跡象已明，北伐成功將更促其加快易代的腳步。眼下時局，縱使南北可合而市朝將易。羊長史的使命是前往關中稱賀劉裕之功，陶淵明卻在詩中大刺刺的說自己所慕之世是黃帝、虞舜的時代，所慕之人是古代的隱者，所持之志是隱居、固窮守節，顯然己意頗與時局潮流相逆，似乎是針對促使友人銜使秦川的政治變動而發言。故此詩的內涵完全跳出以往贈別詩篇的模式與基調，以詩贈別，意不在數情誼述別意，而是向友人傳達自己對於時局變動，內心難以言盡的感慨，以及值此異代之際，自己寧願隱居、固守節操的心志，表述「自我」才是此詩的旨趣。

〈贈長沙公〉是寫給一個原本未曾謀面、毫無往來的同宗。所稱「長沙公」乃承襲大司馬陶侃爵位之嫡系子孫，此詩所稱「長沙公」屬誰，學界尚無定論。<sup>35</sup>全詩并序內容如下：

余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 何以寫心。貽此語言。進篔簹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遠，音問其先。

第一章抒發由衷的感慨：歲月流逝、世代遷移，令親族變為行路；以後三章，是對陶氏家族的贊頌、對現任「長沙公」之恭維，以及臨別之勸勉與離

35 或指陶侃之五世孫陶延壽，或指陶延壽之子。參考遂欽立，《陶淵明集》，頁 19，註 1；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24-25。

情。此詩流露的是對陶氏家族的歸屬認同感，對其曾祖長沙公陶侃之景仰與懷思，以及對世事變換、人事無常的喟嘆。雖然其結構以及贊頌恭維之語和魏晉以來社交應酬之贈別詩相彷彿，但自謂提筆出於「何以寫心，貽此話言」，真正心有所動，故有話要說，因此詩句中浮現著陶淵明「慨然寤嘆」之聲，「眷然躊躇」之狀，顯得情真意切，也更具個人特色。<sup>36</sup>

〈於王撫軍座送客〉是一般祖餞應酬之作。客者為誰，淵明未明言，彷彿彼此只是萍水相逢，別後亦可兩忘江湖、不必記掛。王撫軍指王弘，義熙十四年（418）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是江州的地方長官。學者以為此詩與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為同一宴席之作。因此詩題之「客」或指豫章太守謝瞻，以及西陽太守、太子庶子庾登之。<sup>37</sup>此詩並無詩序說明作詩緣起。全詩內容如下：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綿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歛餘暉。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祖餞詩一般以「悲別離」為感情基調，所表達的情懷傾向於普遍性而避免特指性，這種但敘別愁，不及個別事實的抒情傳統，一直延續到唐代以後，成為中國送別詩的典型特徵。<sup>38</sup>陶淵明的這首送別詩，前七聯以情寫景、以景烘托別情，情與景交融，於秋日之蕭索、暮色之蒼茫中更覺離情瀰漫，彷彿與一般送別之作殊無二致。但末聯超越送別詩離情依依的情感表現，以為萬物莫不處於大化流變之中，於人間的別離亦應順其自然，不必過於悲傷，表現出陶淵明個人的思想與個性。或許因陶淵明與謝瞻、庾登之並無特殊淵源，也無深刻往來，故詩中流露的情感不及前文討論的贈別詩濃馥，而詩前也沒有詩序說明作詩緣起，詩末更將別離的情感由感傷轉為達觀。與之前討論的幾首贈別之作相比，可見依對象的不同、交情的深淺，詩句自然而然流露出或濃或淡的情懷，或更可顯示陶詩中的情感多是陶淵明自然流露的真切感懷，而並不受限於詩題文類的範式表現。

36 此詩之解說與分析參考王國瓊，〈陶淵明四言詩之承傳與開拓〉，《國學研究》6(1999): 219-220。

37 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152。

38 參考王國瓊，〈昭明文選祖餞詩中的離情〉，《漢學研究》7.1(1989.6): 356。

六首臨別贈答之作，各有其特定酬贈之人物對象，不同對象其身分地位與人品特質自然不同；諸人和陶淵明的交情有親疏厚薄之別，陶淵明流露的離情亦有深淺之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六篇除了可歸類於祖餞詩的〈於王撫軍座送客〉外，陶於詩前篇篇皆有小序，說明作詩緣起。贈別之作以詩序說明作詩緣由，始於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但並未成爲通例；陶淵明其他的贈答詩篇也沒有繫以詩序。臨別贈答篇篇以序說明，顯然有意爲之，或許反映了陶淵明欲加深與個別友人的別離事件在生命中的印記。

陶淵明的贈別詩篇開拓了同類詩作的內涵意境，對於友情著重於彼此交往經驗的細節描述，於別離之因，強調仕隱抉擇的不同；而筆墨重點往往置於自己的感懷，不論是對於陶氏家族的歸屬認同、對古代隱士的懷念、對自己隱士身分、隱居之志的一再強調，展現的是陶淵明個人的日常生活與性格思想。詩中流露的情感，或是對彼此交往情誼的珍惜，或是率真的道出對聚散無常的達觀，甚至有但述己懷毫不觸及離情者，完全不拘束於贈別的模式。顯示陶淵明的創作以內心感發爲依據，不受限於詩類範式的限制，真實地表現陶淵明的個人色彩。

## （二）頌美應酬

如之前所提，社交應酬本是贈答詩的主要作用之一，尤其西晉以來的贈答詩偏於頌美恭維，幾乎成爲贈答詩最主要的內涵。但陶淵明的贈答詩中，客套應酬之語極少，多是出於寫心、有話要說。如〈贈長沙公〉雖有看似應酬之語，但整首詩流露許多感慨，陶淵明眷然躊躇之狀躍然紙上（見「臨別贈答」）。惟一首看似與傳統士友間社交酬答類似，偏重於頌美對方的贈答詩是〈酬丁柴桑〉，內容如下：

有客有客。爰來宦止。秉直司聰。惠于百里。▲勝如歸。聆善若始。 / 匪惟也諧。屢有良游。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丁柴桑其人事跡不詳，可能是由外地來到柴桑擔任縣令，或許與淵明有過數次共遊的經驗，丁柴桑寫詩相贈，淵明亦禮貌性的酬和。此詩二三聯讚美丁柴桑人材之美、爲政之德，似乎是對酬詩對象禮貌上的恭維客套，但何嘗不可視爲淵明對其人品施政的期許。對於二人的交往情形只有一般性的描

述，並沒有描寫特殊的經驗感受，似乎反映二人雖有交往但情誼並不特別深厚。但即使這樣貌似應酬而作的詩篇，詩中浮現的對於「有客有客」的愉悅之情，以及「放歡一遇，既醉還休」的率真，與陶詩中經常吟詠的，與鄰里同好間飲酒、言笑、出遊的閒居生活同調，<sup>39</sup>使得這首應酬詩作並未流於客套虛情，亦流露出詩人率真的個性，以及享受與友人來往的歡欣之情。

### (三) 傷逝順化

對於人生短促的焦慮與慨嘆，自兩漢以來即成為文學中的主題之一，標誌著兩漢文人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sup>40</sup>東晉的玄言贈答詩，刻意淡化憂患之感，表現逍遙自適的情調，以玄理入詩強調對於生死無常的超脫。<sup>41</sup>對生死的達觀或焦慮，也是陶詩中經常出現的主題。<sup>42</sup>在寫與友人的贈答詩篇中亦見相關的內涵。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萍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宏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戴主簿其人事跡不詳。由此詩內容觀之，可能戴主簿在贈詩中表達對人生短暫的感嘆、對神仙的羨慕之情，因此淵明作詩回覆，抒發自己的人生哲學。這首詠懷之作說理意味較濃，但並非從道家玄理下筆，首四聯描寫自然四季的遞嬗，是從現實中個人對歲月循環往復、對自然榮滅有時的觀察起興，因而體悟到人生天地間，只是短暫的過客，有榮有滅、有生有死，本是自然之理。末三聯強調即使生活貧窮亦無傷於體悟至道，暗示自己願意固窮守節以終，以為只要保持一己心志之肆意自由，便足以超越生命之無常，不必希求成仙。

陶淵明在此詩所表露的人生觀，顯示順應自然造化是其面對生死的態

39 此詩的分析參考王國瓊，〈陶淵明四言詩之承傳與開拓〉，《國學研究》6(1999): 220。

40 參考王國瓊，〈個體意識的自覺——兩漢文學中之個體意識〉，《漢學研究》21.2(2003.12): 45-76。

41 參考陳順智，〈東晉玄言詩派研究〉，頁 110-125。

42 如〈己酉歲九月九日〉、〈連雨獨飲〉、〈雜詩十二首〉之三、之七、〈形影神三首并序〉等。

度，但是對於個人的節操乃至於聲名卻深具堅持，不願隨波逐流；強調人生意義的追求不在富貴或長生，而是堅守本性、肆志任心。此詩所傳達的似乎超越了對生死的焦慮，並再次回歸其堅守自我道德的主張。但另一首〈歲暮和張常侍〉，卻傳達了另一種傷逝的心情，內容如下：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屢運增慨然。

張常侍屬誰，或以為是鄉親張野。此詩學者歷來多繫於義熙十四年(418)，認為旨在抒發晉宋禪代之悲，<sup>43</sup>然筆者以為缺乏確實有力之證據，姑且存疑不論。由詩篇內容來看，似乎是張常侍先有嘆歲暮之詩贈淵明，淵明亦回贈相和抒發自己的感懷。首二聯寫光陰如騏驎過隙，倏忽歲暮，內心百感交集；三、四聯寫自己亦已至遲暮之年，體衰力竭，力不從心；五、六聯寫歲末日暮時分，冷冽蕭索的情景；七、八聯寫人生不久長，何況生活中愁苦纏繞，身邊屢缺清酒，無以及時行樂；九、十聯心境變化曲折，一方面表明自己對於窮通無所掛慮，對生命之老化憔悴亦聽其自然；但隨後卻又道出自己內心依然有著深刻的感懷，逢此歲暮時節，更增無限慨嘆。

此詩中，瀰漫著傷逝的氣氛，淵明面對歲暮、人老、人生無常，無酒解憂，多重的逝去與無奈，詩末雖然企圖以一貫的達觀態度面對，但似乎值此歲暮時節、蕭索景象，心中的感慨難以頓時排遣，內心深處的矛盾與焦慮並未能順利調和撫平。此詩前半段傳達的傷逝之情，與兩漢以來文人對人生的感嘆同調，而與東晉玄言贈答詩一味強調道家式的超脫與逍遙大異其趣。但「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一句，又轉向淵明在其他詩文中經常表達的順化自然的人生態度，使得這篇詩作與一般傷逝之作顯得與眾不同，打上淵明個人獨特的印記。<sup>44</sup>

43 張常侍是張野、或張野族子張詮，學界有不同看法。關於張常侍屬誰，以及此詩繫年的討論，見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168-169。

44 面對人生無常，淵明的態度有時達觀、有時焦慮，在陶詩其他篇章中常可發現這樣反覆不定的心情，甚至創變出〈形影神〉三首組詩，將原本只用於人際應酬往來的贈答形式，轉為抽象理念的擬人化表現，以表達自己對於生死問題的思索。由於本文欲處理的對象是針

#### (四) 隱居的欣慰與苦悶

辭官歸返田園的陶淵明，在酬答友人的詩篇中不時提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情景和心情，彷彿向友人報告隱居生活的甘甜或艱辛，以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為酬答詩篇的主要內容，在陶詩之前未嘗出現。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奮。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幼。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空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新葵鬱北牖，嘉穉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酬劉柴桑〉）

三首原贈詩皆已不傳。郭主簿其人事跡不詳；劉柴桑，即遁跡廬山、與慧遠共結蓮社之劉遺民，劉、陶及周續之於其時並稱「尋陽三隱」。<sup>45</sup>〈和郭主簿〉一詩彷彿向友人報告自己的生活近況，語氣欣悅，強調隱居生活的恬淡自足，並以古代隱士為楷模，表達自己隱居不仕的心願。〈和劉柴桑〉彷彿在解釋為何拒絕劉遺民共入廬山結社的邀約，<sup>46</sup>強調自己對於親舊相伴的眷戀，只要耕織足以生活，閒暇時有酒慰情，便已滿足，不復多求。〈酬劉柴桑〉亦像是報告生活近況，自己的生活完全順適自然，眼見秋收在望，身邊有妻兒為伴，強調願能珍惜當前的生活。

這三首酬和詩作皆以平凡瑣碎之事自述其隱居之樂，而無一酬和對方之語。所樂者在於日常家居生活之點滴，是身歷其境者自然的體會與感受，而非如潘岳〈閒居賦〉以刻意營造的排場與氣氛來描寫閒居生活，因此瀟灑著

---

對特定人物進行溝通往還的詩篇，且〈形影神〉組詩牽涉的問題足可另成一篇專論，故此處不擬討論。

45 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136-137。

46 參考齊益壽，《試論「尋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游詩探析》，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頁326。

濃濃的生活氣息與人間情味。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隱與仙常相連，陶詩以家常的天倫之樂，表達其忘卻華簪的隱逸情懷，實為漢魏以來歌詠隱居生活作品中所罕見；妻兒一同入詩，亦是中國詩歌史上頭一遭。<sup>47</sup>然而這才是陶淵明真實的隱居生活，陶淵明的「隱」只是拒絕出仕，而非離群索居。雖不願像郭主簿奔波於仕途，也不願如劉柴桑別妻離子、遁跡山林，<sup>48</sup>只願「結廬在人境」（〈飲酒〉二十首之六），與妻兒相伴，與「素心人」相交游。

田園的收成有好有壞，隱居生活中的心情也難免有起有落，陶淵明也在贈答詩中向友人傳達自己落寞苦悶的心情。

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颺。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前四聯寫五月天氣和園中景色，在微風細雨的襯托下，清和中蘊藏著寂寥；五、六聯嘆良辰美景須臾不在，願及時行樂，但卻無酒可飲；七、八聯寫距離秋稼收成釀酒，還有一段漫長的日子，愈覺緩慢難熬，思緒奔馳紛亂難以抑止，情懷激動只能獨自長悲。

胡西曹、顧賊曹其人不詳。此詩由內容觀之，似乎向友人述說自己無酒可飲的苦悶。蕭統（501-531）謂陶詩「篇篇有酒」，酒幾乎是陶淵明曠達逍遙隱士人格的一部分。陶詩中言飲酒，展示的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情趣，與人生境界的領悟，同時無可諱言的，亦含有幾分藉酒忘憂澆塊壘的成分。<sup>49</sup>事實上，瀏覽陶詩其他篇章，其隱居的心情與境遇並非全是平和欣足，雖然不斷強調隱居之志，但無成之悲依然不時浮現心懷，勉力躬耕自資卻經常不免饑寒。陶淵明稱酒為「忘憂物」（〈飲酒二十首〉之八），有憂卻無酒可飲，令詩人益發愁更愁。無酒可飲之外，深一層推想，或許因年稼收成並不理想，才會陷入青黃不接的窘境，或許已經連生活都成問題。然而時序方才五月，距離秋收日子還遠，歲月悠悠，或竟有獨立人間不知如何度日的悲慨，詩中

47 參考王國瓊，〈陶詩中的隱居之樂〉，《臺大中文學報》7(1995): 97-101。

48 關於陶淵明與劉柴桑歸隱心態的不同，參考齊益壽，〈試論「尋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游詩探析〉，頁326-338。

49 參考王國瓊，〈陶詩中的隱居之樂〉，《臺大中文學報》7(1995): 111-113。

隱約流露出一種孤獨寂寞悲傷之感。

### (五) 固窮守節

陶淵明在詩中向友人呈現的生活情調與內心情感雖然時而欣悅、時而苦悶，但往往反覆貫穿於詩篇中、不斷地向友朋知交強調的是，自己的隱居之志與固窮之節。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勁氣侵襟袖，單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此詩作於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3），陶淵明丁母憂在家躬耕期間。淵明與敬遠兩家曾同住，兩人感情十分要好，淵明更將敬遠視為唯一知己。<sup>50</sup>此詩自述自己離群索居的生活與沈痛無歡的心情。詩至低盪處忽又揚起，以書中固守節操之前賢自勵，表明不隨波逐流的心志，倘若不能行於平津，則隱居於衡門下豈為笨拙？自己的志意寄託於言外，有誰能真正瞭解體會？言下之意，正是盼望敬遠能夠瞭解自己。此詩有明確紀年，似乎是陶淵明有意在其詩作中打上生命的烙印。<sup>51</sup>此詩寫作時，淵明因母憂在家守喪，但詩中表達的沈痛，可能也包含了時局變遷的因素，癸卯歲十二月三日桓玄篡晉，政局的擾亂不安或仍深深刺激隱居的淵明。蓋淵明早年屢隱屢仕，自敘年少時「游好在六經」、<sup>52</sup>「猛志逸四海」，<sup>53</sup>可見未嘗沒有仕宦的抱負，然而值此篡代之際，不願喪失自己的節操，寧可歸隱守拙，因此徒有抱負卻不得施展；歸隱不仕又必須面臨生活上饑寒之迫，生活與生命意義皆未能安頓的苦悶，

50 「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寘彼眾議。」見《陶淵明集》〈祭從弟敬遠文〉，頁194。

51 關於陶詩的自傳特質及詩題標明年月的意涵，參考王國瓔，〈陶淵明詩中「篇篇有我」——論陶詩的自傳意味〉，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頁299-323。

52 〈飲酒二十首〉之十六。

53 〈雜詩十二首〉之五。

唯有以先賢典範自我勉勵。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也是向友人抒發自己的隱居之志。全詩如下：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徹。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決。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此詩前三聯描寫清秋涼爽的天氣和澄明的風景，寫景由高而低、由遠而近；重點在四、五、六聯，將眼前盛開的芳菊、卓立的青松與古代高隱之士相連，因爲這三者皆有「貞秀姿」、「霜下傑」等固守節操的高潔品格，<sup>54</sup>淵明以松菊自勵節操，強調自己的隱居之志。此和詩由寫景而詠物而詠懷，似乎與贈答對象了不相涉，末聯郭主簿的身影才出現詩中，但卻是淵明表白若郭主簿無法瞭解自己，也將抱持平靜順其自然的心情。蓋贈答詩篇原具濃厚的社交應酬功能，讚美對方、歌頌友誼、表達相思，以詩篇進行人我間的互動是其常態。但就淵明來說，不但少見稱讚對方，更時時流露恐怕對方不是自己知音的感慨。似乎向友朋傾訴自己、自我辯白、尋求真實的瞭解，是陶淵明寫作贈答詩的主要目的；「自我」在淵明的贈答詩中成爲最凸出的形象。

陶淵明還有一首贈詩，亦是強調隱居之志，但卻是針對他人勸說：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謝諸子，從我頽水濱。（〈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詩〉）

周續之入《宋書》〈隱逸傳〉，爲「尋陽三隱」之一，然其思想與行事風格和陶淵明頗不相同。<sup>55</sup>這首詩的背景是周續之等三人接受江州刺史檀韶的邀請，於城北鄰近馬隊之處講《禮》，並兼任校書工作。<sup>56</sup>淵明作詩以示，明示自己不認同周續之接受邀請，雖只含蓄的以「馬隊非講肆」爲由，但強調的是希望友人能和自己一樣固守隱居之志。其實講學不同於做官，但就淵明

54 松、菊在陶詩中經常用以比喻隱士的品格，參考王國瓊，〈陶詩中的隱居之樂〉，《臺大中文學報》7(1995): 113-117。

55 參考齊益壽，〈試論「尋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游詩探析〉，頁338-346。

56 見蕭統，〈陶淵明傳〉，《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第3冊，頁3069。

視之，已是身游州府、足踐王廷，並非真隱。淵明性格崇尚任真，厭惡虛偽，於詩文中不斷強調自己願意守拙固窮，也的確在現實生活中刻苦實踐，因此這番對朋友的勸說並非高調空談，實發自內心之赤誠。

## (六) 總述平生

如前所述，陶淵明贈答詩的內容往往以自己為中心，充滿個人色彩，而其中〈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更宛如一首自傳詩，意義不凡，為過去贈答詩所未見，因此特別標舉一類說明。內容如下：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蟻置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棲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龐主簿或即陶淵明之故交龐遵，鄧治中其人不詳。<sup>57</sup>此詩起首嘆天道何在？鬼神何靈？扣住詩題的「怨」字，以下娓娓追述一生經歷。自十五歲即勉力向善，至今已五十四歲。其間二十歲時遭逢戰亂，動盪不安，三十歲又喪偶。生活中，草屋屢遭火患，田裏蟲害猖獗，加上風災水患，收成往往不足。乃至夏日長飢，冬夜苦寒，饑寒交迫，艱苦難挨。但一切都是自己選擇造成的結果，何必怨天尤人！向鄧、龐二人表示身後名聲不足慮，只願自己在慷慨中獨自吟出的悲歌，能獲得像鍾子期這樣的知音。<sup>58</sup>

整首詩宛如一篇自傳，極寫自己生活中饑寒貧困之狀，雖以有怨起筆，卻未陷入自哀自憐，而是強調個人於人生取捨上的主體性，尤其在貧困交迫中猶自守節操，更凸顯自己隱居之志不可移。這首贈詩雖亦可視為表達固窮心志的詩篇，但其於贈答詩類創作的獨特之處更在於以寫實的筆法，向友人陳述總論自己的人生際遇，如此的內涵在贈答詩中實前所未見。其中二到七聯歷歷記述平生遭逢之人生變故與生活困境，記錄陶淵明的人生，成為此詩無可模仿的內容；「在己何怨天」的坦然使得所抒之情亦顯得與眾不同。整首詩不論是敘事或抒情皆以陶淵明為中心，打上其鮮明的個人色彩，而贈詩

57 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09-110。

58 此詩之解析參考王國瓔，〈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陶詩中的飢寒之困〉，氏著，《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出版社，1999），頁 119-121。

對象與此詩的關聯只表現於末聯，是接受詩人傾訴、被詩人召喚、請求進入其內心的對象。

末聯是否引龐、鄧二人為知音，學界猶有異論。<sup>59</sup>筆者以為，陶將細數生平之詩作主動示與龐、鄧二人，或即肯定彼此非泛泛之交，陶淵明的主動傾訴，應是帶有希望對方瞭解自己的動機，故或應解為以鍾子期相期許。若於詩篇中已斷言世無知音，主動贈詩之舉豈不枉然？受贈詩篇卻被否定的龐、鄧二人又作何感想？今不見龐、鄧二人對此贈詩的回應，二人是否足以成為陶淵明的知音，千載下已不可得知，或許唯一可確定的是，陶淵明希望知音來瞭解自己的渴盼與熱切。

#### 四、結語

陶淵明身處六朝文人以詩會友的時代，在現存陶詩中留下十七首贈答詩，反映其雖歸隱田園，仍與士友頻繁往來的一面。贈答詩的寫作雖是時代潮流，然而陶淵明的贈答詩無論在形式、內涵上皆有所開拓創新。

形式方面，跳出兩晉喜用四言贈答的風潮，主要以五言創作；而少數四言贈答詩章亦篇幅簡淨，擺脫冗長繁瑣的習氣。詩題形式，於對象多以姓氏官銜稱之；於題眼開創「酬」、「和」之類，這些形式方面的變革與創新，皆與南朝贈答詩的發展趨向合拍。陶詩於六朝詩歌中向來被視為自成一格，但從本文發現的線索，陶詩於晉宋之際詩風轉變所佔的地位與影響，或應重新置於詩歌發展史中更審慎地評估。

內涵方面，陶淵明的贈答詩從西晉贈答詩篇揄揚稱頌、相互引重的社交應酬，以及東晉談玄說理、淡而寡味的玄理交鋒，回歸到建安時期無物不可寫、無情不可抒的抒情傳統。而所抒之情，充滿陶淵明的個人風格。因為陶詩中往往不惜篇墨，詳細描寫個人日常生活細節，自傳性質十分強烈。不只記述和友朋同好間飲酒、傾談、賦詩、登高的具體往來情狀，更將向來被視為家庭生活的與妻兒稚子的天倫之樂、甚至一己生活中的饑寒困窘、平生之際遇全寫入贈答詩中。使得詩中吟詠的情志懷抱，與陶淵明一生的特殊經歷

---

59 見王國瓔，〈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陶詩中的飢寒之困〉，註 17，頁 121。

密不可分，打上陶淵明個人獨特的生命印記，同時突破了傳統贈答詩類由於針對特定對象抒寫而形成的內涵限制，達到真正的無物不可寫。

贈答詩篇原具濃厚的社交應酬功能，讚美對方、歌頌友誼、表達相思，以詩篇進行人我間的互動是其主軸。而陶淵明的贈答詩卻是篇篇從自我出發，圍繞著自己的日常生活、自己的固窮之志、自己的歡欣苦悶，反覆抒寫，幾無一篇是以酬贈對象為主。詩中即使提到友朋，也多著墨於彼此往來的共同經驗，與一般贈答詩以對方為主的頌美應酬內容大異其趣。似乎對陶淵明來說，向友朋傾訴自己的生活點滴、自我辯白隱居固窮的選擇、召喚友人瞭解自己，是他寫作贈答詩的主要目的。而雖然陶淵明的贈答詩往往不以對方為主，極少頌美對方的辭令，但是其中流露的對於友誼的眷戀與珍惜，讀來卻又十分真誠感人。即使對於只有一面之緣的長沙公、交往不深的丁柴桑，甚至志意不同的周續之，或勉或勸，皆出於一片真情厚意。其待人的真誠、對情誼的珍惜躍然篇章。

陶淵明在贈答詩中所揭露的自我，是一個珍愛與朋友往來交游，但也常常憂慮朋友不能真正瞭解自己的詩人。陶淵明的友人多數依然是仕途中人，因為與友朋仕隱抉擇的不同，陶淵明內心或常感覺寂寞，「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自我」是陶淵明贈答詩中永恒的存在，而「知音」則是其藉由贈答詩一再渴求召喚的對象。而不論是描寫時而歡欣、時而苦悶的日常生活，或是抒發有時達觀、有時焦慮的人生態度，甚至不厭其詳的總述自己的一生，陶淵明希望朋友把握的自我形象，總是一位甘於平淡、堅持隱居固窮的守節之士。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程俊英、蔣見元注，《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遂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北京第4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劉宋·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
- 逯欽立編纂，《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北京第4刷。

## 二、近人論著

- 王國瓔 1989 〈昭明文選祖餞詩中的離情〉，《漢學研究》7.1: 353-367。
- 王國瓔 1995 〈陶詩中的隱居之樂〉，《臺大中文學報》7: 93-120。
- 王國瓔 1999 〈陶淵明四言詩之承傳與開拓〉，《國學研究》6: 209-234。
- 王國瓔 1999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出版社。
- 王國瓔 2000 〈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 193-228。
- 王國瓔 2001 〈陶淵明詩中「篇篇有我」——論陶詩的自傳意味〉，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頁299-323。
- 王國瓔 2003 〈個體意識的自覺——兩漢文學中之個體意識〉，《漢學研究》21.2: 45-76。
- 江雅玲 1999 《文選贈答詩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 梅家玲 1997 《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
- 陳順智 2003 《東晉玄言詩派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 張蓓蓓 1997 〈東晉詩家孫許殷謝通考〉，《文史哲學報》46: 297-324。
- 崔宇錫 2000 「魏晉四言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齊益壽 2001 〈試論「尋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游詩探析〉，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頁325-348。
- 龔 斌 2001 《陶淵明傳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上田武 1994 〈陶淵明の若き友人たち——その贈答詩の世界〉，《日本中國學會報》46: 47-61。
- 武井滿幹 1997 〈陶淵明の掃隱後の交友——その創作活動との關係〉，《中國中世文學研究》31: 9-20。

## The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try of Tao Yuanming

Ya-ju Cheng \*

### Abstract

Tao Yuanming 陶淵明, despite being known as a recluse, wrote at least seventeen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ms 贈答詩 to officials and literati. From this it would appear that while he rejected the court summons, Tao Yuanming did not stop communicating with officials and literati.

The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try of Tao Yuanming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i and Chin dynasties. In his poems, Tao Yuanming describes in detail not only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recipient, but also his family, the details of his reclusive life,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his insistence on rejecting the court summons. The concern of his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try seems not to be his friends but himself. He never fails to communicate to the readers his sufferings and insistence, suggesting to them an awareness of what he really is.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probe into the conv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ao Yuanming's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try.

**Keywords:** presentation and reply poetry, Tao Yuanming 陶淵明, communicate, Six Dynasties, recluse

---

\* Ya-ju Cheng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